

【烟火人间】

杏儿红了

□金后子

“南山的杏儿熟了，再不来就要错过一年。”朋友老王接连打过几个电话，催促到他的老家摘杏。借着周日，我们一行奔向乡野。

蓝色的天空，绿色的草木，黄色的麦浪，青色的石头，白色的水流……当然还有那黄里透红的杏儿。翻过层层山峦，穿过曲曲弯弯的路，来到长清张夏焦台村，倏地就看到了那裹挟在枝叶间的黄红相间的果实——杏，她们圆圆的脸蛋在枝叶间时隐时现，酷似一个个含羞待嫁的新娘。

杏树漫山遍野，万亩杏园绝非浪得虚名。一头扎进村，汽车变得寸步难行。送杏的、收杏的、装箱的、讨价还价的，人声鼎沸，盖过嘀嘀乱叫的汽车喇叭。朋友讲，这是一年中村子最火爆的时刻，当然也是乡亲们兴高采烈的时刻。小小的山村停满了大小车辆，一拨拨客人穿梭往来。这样的场面会持续一周左右。

实在挪不动了，我们的车不得不在路边一避脚处停下。在等另一拨朋友的当儿，环顾四周，突然看到了路边矗立着石刻，对我来说真是个惊喜。这是一块硕大的黄色巨石，石面开阔而平整，一个个红色的大字在上面跳跃。远观，恍若一个个熟透的杏儿起舞。走近看：“你来或不来我都在，这里等风等雨也等你。”阳光、暖风、望不到边的杏林……配上这诗句，一股现代气息穿越大山、穿越时空扑面而来。此石的右侧还有石刻——“烟云香雪”。从手机上没搜到原始出处，可古色古香的况味已氤氲开来。或许正因为有了现代才映衬出古老；有了古老，现代才有了依托。相互映照，彼此成全，像这山与水、地与天。细看，在路的北面还有一石刻——“风调雨顺”。简单得没法再简单，但四个字刻于此，却别有深意，最本源的深意。三幅书法作品线条遒劲，潇洒大气，如绸带在山间舞动。更像是从洪荒宇宙飞来的灵石，照亮了这片希望的原野，变得有了人文气息。

与石相伴的还有一喊泉。细看，水面上安有一方框，水是从此处喷射的，在一铁筒喇叭的辅助下，随着喊出声音的高低、急缓，水柱变得可大可小可高可低。妻子一时兴起，高歌一曲《青藏高原》，水喷得很高，一行人笑声朗朗。泉边立有牌子，上面有这样的文字：释放压力，发泄情绪，满足你的好奇心。这应该是写给城里人的吧，久居城里的人，太需要到广阔田地来释放，以找回自己的自然属性。

朋友老王来了。多年不见，他的相貌发生了变化，由一棵稚嫩的树成了一块山石，厚重而踏实。在城里闯荡了几十年，成为一家计算机公司的老总，稳扎稳打完成积累后，帮着父母承包了十几亩的杏园。

停好车，我们扑向田野。一个个杏儿挣脱叶子的束缚，露出可爱的笑脸。杏树是培育进化的，一棵棵矮墩墩，人站在地上就能够着杏儿。挡不住诱惑，先摘一个，在身上擦一擦，急不可耐地塞进嘴里，甜蜜的汁液立即充满口腔。我们一个个摘着，后又三五个一起在手里捧着摘下。这边摘杏忙得不亦乐乎，那边老王

已把一个个纸盒准备好，装满，封口，然后把一盒盒杏装进轿车的后备厢。

边摘杏，老王边叙述其父母拾掇杏园的事。他说：“一等杏摘完，父母就开始进行杏树修剪了，为明年结出好的果子做准备。选留角度较好的树梢，便于采摘。原来的杏树树形高，修剪格外费劲，后来引种矮树品种，主要是为了采摘方便。

“杏树修剪过后，是漫长的等待，等待来年开春。几场南风刮过，杏花忽地开满半个山坡的时候，蜜蜂、蝴蝶来凑热闹。半个月后，花瓣凋落，花骨朵上凡是昆虫歇过脚的，或是让风吻过的地方，就会结出一个个小小的果实。这时赶紧施肥、浇水，好把杏撮起来。”

“花谢二十多天，就可以疏果了。疏果，说起来容易，实则更繁重。先是疏除畸形果、小果、病虫果，保留好果。其次是每一个枝条上保留三四个幼果，均匀分布，尽量不要留枝头上的，枝头的水分和养料不足，果实长不好。最后是把朝上长的果子疏掉，保留朝下的。因为朝上长的果子受光好，熟得快。这样的果子一般都会被鸟儿率先发现吃掉。”

“当天空蒙蒙亮的时候，母亲早已全副武装地来到杏树下，长衣长裤，梯子手剪，毛巾水杯。有一次睡醒后去帮母亲，当我走进田里，发现杏树下已经被疏掉的果子铺满。多余的果实还在往下掉落，抬头隐约能看见树上母亲的身影。二话不说，我找了棵树就爬了上去。上去后，却感觉无从下手。每一根枝条上，密密麻麻的全是结出的小杏。干脆用手撸，看见大一点的，朝下的，就停手。然后再用手摘除；不好摘的，就掐掉。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发现还没挪窝，疏过果的地方居然还有漏网之鱼。此时，指甲和手指早已变得又黑又黏，汗水湿透了大半个身子。”

“我跳下树来，坐在地上，仰头望着母亲。我没有喊她，只是站起身拍一下衣服上的土，又爬了上去。”

“当麦子有了黄头的时候，杏儿开始熟了。杏，不像南方水果，可以提前摘。提前摘的杏，发酸。放两天也可以熟，但是就蔫了，不如正常熟的口感好。正常熟的杏却不易储存，采摘下来没几天就烂了。所以杏必须快摘、快运、快藏、快吃。稍一懈怠，杏儿就会掉落，一旦与地面接触，就完戏了。”

“摘杏时，要轻拿轻放，免得杏受伤，一旦受伤就放不住了。每次摘杏，母亲嘴里总是嘟囔着：‘娇小姐，这是一帮娇小姐呀。’在采摘过的树上，母亲都会留几个杏。有一次，我提醒她，上边还有几个没摘呢！她说：‘那是给鸟留下的。’”

讲到这里，老王直了直腰，继续说：“前几年，我动员父母去城里住，房子跟我是前后楼，很方便。母亲说，我不会离开的，每天看着这片地、这些树，心里才踏实。”

摘完杏，环顾四周，才发现老王的村子被群山环抱，而他家东面的山更像一个屏风，往南不远就是济南七十二名泉的甘露泉，泉边古树繁茂。面对此情此景，我禁不住吟道：“山作屏，泉当酒，时光深处水自流。”老王笑了，一笑，眼角处的褶皱就像泉水的波纹，四散开来。

□李守亭

“热情”的阳光下，两辆“长城炮”疾驰在新疆吐和高速上。好长时间碰不上一辆车，好长距离看不到一棵树。目之所及，沙漠、戈壁、骆驼草……

我们来到喀什地区英吉沙县，这里由山东对口援疆。

太阳的余晖在戈壁滩上洒下一片金黄，从沙石之间“冒”出来的一座座大棚，也披上了闪亮的“金装”。

走进英吉沙县戈壁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那座长约两百米的现代化蔬菜日光温室大棚，里面宽敞明亮，生机盎然，一个个红彤彤、圆润润的西红柿，像一盏盏小灯笼挂于青翠欲滴的枝叶间，煞是好看。红绿之间，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西红柿，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我们又走进一座生姜大棚，像进了一片芦苇丛，满目苍翠，生机勃勃。工作人员斯迪克·伊敏从沙土中刨出几株来，发达的根系与秸秆之间，是一块块金黄色的水灵饱满的生姜，散发着淡淡的幽香，还有沙漠中难得的泥土芬芳……他不无骄傲地说，戈壁滩上成功种出生姜，在南疆地区尚属首例，开启了美好“姜”来。

结束采访，时近中午，一直陪同我们钻棚下地的斯迪克，逐渐同我们熟络起来，连连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一如棚外热情的阳光。盛情难却，也缘于对维吾尔族风俗的兴趣，我们欣然应允，用“长城炮”拉上他一起走在了回家的乡间路上。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能介绍一下你们家乡的情况吗？”

“我是1996年的。我的家乡英吉沙在雄伟的昆仑山脚下，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边，这里到处都是沙漠戈壁，只能生长骆驼吃的野草。耕地只占十分之一，以种玉米、小麦为主，以前冬天很难吃上新鲜蔬菜。”

“你是怎么来这里工作的？感觉怎么样？”

“我毕业于新疆财经大学，学的是会计专业，毕业第二年回到家乡，听说山东人要来我们这里的戈壁滩种菜，很感兴趣，想学习种植技术，就来了这个示范园上班，负责园区两百多个大棚的管理工作。山东来的团队竟然在戈壁滩上建起了成片的高标准大棚，成功种出了西红柿、草莓、生姜，还有娇艳的玫瑰花、百合花，冬天棚内还不用加热，我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师傅跟我说，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我很向往山东，很想去逛逛寿光菜博会，亲眼看看菜乡的模样，走进那片‘棚海’。”

“好啊，好客山东欢迎你！说走就走，这次干脆跟着我们回山东，圆了你的‘绿色梦’吧！哈哈哈……”

“长城炮”上的我们都开心地笑了，笑声回荡在空旷的戈壁滩上……

他家在英吉沙县依格孜牙乡三村，约半小时的车程，我们一路说笑间，很快就到了。

这是一个传统的维吾尔族村落，湛蓝苍穹之下，民居掩映在盎然绿意之间，一个田园般的美丽家园。他家门前搭有葡萄架，紧邻公路，交通便利。

迈过大门，三面有房，院落

【行走笔记】

斯迪克的「绿色梦」

不大，几株长势正旺的无花果树，枝叶延伸到屋门前，为整洁的小院平添几分生气。进得屋来，豁然开朗，这是一座有中央天井的四合院式建筑，红黄绿花纹相间的地砖，每间屋门口挂有枣红吊穗的帘布；北面长廊高于地面，铺有地毯，是重大节日或喜庆宴会时唱歌跳舞的地方；南屋外间是客厅，天花板和窗帘上饰有漂亮的民族图案，宽宽的沙发，长长的茶几，足以围坐十几个人；自家地里种的玉米、甜瓜、西梅、桃子，自家做的馕和酸奶，早已摆放桌上，弥漫着诱人的香气。

一进屋门的厨房里，与面板一体的碗橱前，站着斯迪克的母亲和两个嫂子，正在熟练地包着牛肉馄饨，露出热情友善的微笑和眼神。

斯迪克的父亲是村里的一名电焊工，被伤害的右眼，是辛勤劳作的岁月留下的印记。他指着天井处的一根根铁质梁架说，那是他亲手焊接制作的。正是凭借自己的这门手艺，他建成了这栋大房子，供应子女们上学，两个儿子娶妻成家，日子越过越红火。

挑动味蕾的新疆大盘鸡，米肉飘香的手抓饭，热气腾腾的牛肉馄饨，依次被端上桌来，热情好客的主人和远道而来的客人，有缘相会，济济一堂，传递着亲如一家民族情感。我们的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按动快门，定格一个个温暖的瞬间……